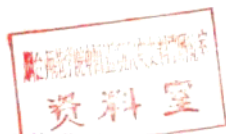




花縣文史

第六輯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花縣農民運動資料專輯



政协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四年八月

前 言

花县是现代史上我省农民运动开展得较早的地区之一。远在一九二〇年已有九湖乡王福三倡办的自卫农团及九湖乡自治会的组织活动。一九二一年又有受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的先进人物徐茂均在公益村倡办的实验性的广东省花县共产农团。这些组织活动，大大提高了花县农民的阶级觉悟，为以后进一步开展农运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推动下，进行了国共合作，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积极开展工农群众运动。这一时期，彭湃、阮啸仙、黄学增、周其鉴等农民运动领导人先后来花县农村，深入进行调查了解，领导组织开展农运工作。从此，花县的农民运动，便由自发阶段转为自觉阶段，轰轰烈烈地全面地开展起来了。从一九二四年四月份起，先后建立了九湖、元田、宝珠岗、田螺湖等三十多个农民协会的组织，地区遍及原日花县一、二、三区，并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九日正式成立了广东花县农民协会。

新成立的农会，掌握了乡村政权，取消了保甲长，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收回了村中公有财产；没收了各村的公枪，建立了农民自卫军；选送优秀会员到广东农讲所学习，培训农运骨干分子；同时，积极开展“二五”减租运动，这

些强有力的措施，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然而，地主阶级对农会的组织却恨之入骨，从造谣中伤、漫骂攻击到组织“花县田主维持会”和“民团局”针锋相对，节节对抗；他们无端挑衅，唆使民团、土匪进攻农会，妄图一举扑灭、扼杀我农会于摇篮之中，因而激起了我农会、农军奋勇而坚决的反击。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三年期间，武装冲突达十余次之多，战斗之激烈，震撼了广东全省。花县农会不仅在县内和地主阶级进行尖锐的斗争，还多次通电支援省内各县农会，并以武装力量支援清远农民和参加南昌、广州的武装起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影响深远而重大。

这时期我县农运史料十分丰富，其中有一些是珍贵的资料，能进一步调查了解，广为征集，汇成专辑，可为史学界研究现代史提供一些活资料，和教育后代发扬先辈革命光荣传统，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为“四化”作出贡献。今年十月十九日我县农民协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出版这个专辑，更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此，我们从去年四月开始集中精力进行此项征集工作。首先，我们邀请曾经亲身参加农运的革命老人和有关部门的代表以及老区所在地的中、小学教师举行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花县农运资料座谈会，请他们撰写文稿或提供线索；其次，有重点地深入各区乡召开座谈会了具体了解当地当年农运情况；第三，编印调查提纲，发给老区所在地的中小学教师，就地进一步调查了解或访问当地农会老同志，以访问记、回忆录的形式写成资料；第四，约请省市有关单位提供历史文献资料。

经过一年多来的持续发动，不断调查了解，现在，我们从众多的来稿中，选编这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花县农民运动资料专辑》。这本专辑，按资料的类别，归纳为四部份：（一）花县农运历史文献资料；（二）花县各区乡农运概况；（三）回忆录和访问记；（四）花县农运主要人物事迹简介。（另附历史照片若干帧）。

有两点必须说明：《花县文史》从一九八一年下半年开始迄今已出版了五辑，每辑或多或少都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为免重复，本专辑一般不再发表；其次，这次征集，虽然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调查工作，但因年代久远，加以我们的人力不足，一定会有所遗漏，有待于今后继续征集、发表，以补不足。

这次征集历史文献资料，承农讲所纪念馆长陈登贵同志，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林鸿暖同志等大力支持，给我们提供大批重要资料及一部份珍贵的历史照片，填补了花县农运史资料的空白；花县县委宣传部、党史办、档案馆、民政局等有关单位给我们以具体指导和有力的支持，有些领导同志还亲自撰稿等等。统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时间紧迫，对本专辑的编写工作，难免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敬祈读者批评。

花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八月

目 录

图片 (11 帧)

前言

花县农民运动概述·····	梁 翰 (1)
---------------	-----------

附：花县农运分布概况图·····	黄业纲
------------------	-----

第一部份 花县农运历史文献资料

花县农运档案报刊资料(18篇)·····	陈登贵搜集整理 (23)
----------------------	----------------

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 (转载)·····	彭 湃 (39)
-----------------------	------------

我们怎样对花县农民·····	(大) (89)
----------------	------------

花县惨案之经过及其前途·····	鸣 鸾 (90)
------------------	------------

花县团匪仍四出焚劫·····	(中央社) (91)
----------------	--------------

附：农民革命歌·····	(92)
--------------	--------

第二部份 花县各区、乡农运概况

九湖农会纪略·····	江永锦 (93)
-------------	------------

元田农会点滴·····	卢焕忆述 (96)
-------------	-------------

田螺湖农民运动追记·····	梁理年 (99)
----------------	------------

杨村农会成立前后·····	江永锦 (102)
---------------	-------------

大革命时期的公益村农会·····	徐旺卿 (107)
------------------	-------------

上古岭一带农民斗争琐述·····	梁 翰 (112)
------------------	-------------

第三部份 回忆录和访问记

忆先父黄宪	黄润棠	(119)
难忘的岁月	侯仰峰口述 王鉴波整理	(121)
忆在广州农讲所八个月的生活		
.....	王旺兴口述 王鉴波整理	(130)
访大革命时期农会干部王栖凤同志	李巨洪	(137)
忆我的老师刘绥华、刘伯强	刘连湖	(140)

第四部份 花县农运主要人物事迹简介

徐茂均	李雨文	(143)
侯桂平	王克伟	(149)
陈道周	江铁军	(158)
侯凤墀	李雨文	(164)
侯立墀	李雨文	(166)
刘绥华	张云	(168)
刘胜伯	刘启津	(173)
王承烈	黄新华	(180)
卢克文	李雨文	(187)
作者、读者来函		(191)
封面照片：一九二四年花县县农会开幕会场		

花县农民运动概述

梁 瀚 整理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花县农民受全国革命浪潮的影响，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掀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这次农民运动是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农民自觉地组织起来的，是广东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九湖乡为中心，遍及花山、新华、狮岭等地区，发展之快，声势之大，使地主恶霸心惊胆颤，又恨之入骨。他们上下勾结，一面要弄阴谋，企图分化瓦解农民队伍；一面组织反动地主武装，进行疯狂镇压。斗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但农民运动的中坚分子，站在斗争的前列，前赴后继，不为反动派凶狠的气焰所吓倒，坚持了四年多时间。这次斗争，不只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大长农民志气，并直接支援了镇压商团叛乱、广州起义，为花县播下革命火种、功勋彪炳。在斗争中，不少革命先烈不顾身家性命，不怕道路艰险，为革命事业，用鲜血谱写一首首壮烈的歌曲，为花县革命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一、革命种子的传播

花县地处广州北郊，距广州市区仅三十二公里，水陆交通方便，向与广州声气息息相通，革命形势的发展，占有地

理上的优越条件。民国初年，全县人口二十多万人，耕地十四多万亩，封建地主和公尝占田地八成以上，贫雇农平均只占田地零点三九亩，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以地方上的豪绅土劣，族长约正，巧立名目，向农民盘剥榨取，农民生活异常贫困，“放下禾镰无米煮，一家大小泪涟涟”，是当时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县的东北部，山多地瘠，农民常处于饥饿辗转之中，一遇水旱灾害，不得不卖儿鬻女，或背井离乡，远走外洋，以谋求生路。因而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蕴藏着极度的不满情绪，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革命风暴有一触即发之势。

一九二〇年，九湖乡绅王德孚、王志常、王辉在天和圩建社学，贪污了公款，要变卖三约庙尝田一百多亩。九湖乡群众哗然提出异议，推举乡绅王彦修、王天立等向均和局、县政府、广州法院等上诉，结果控告代理人和被告人串通一气，反将三约庙尝田三百多亩也变卖花光，用于诉讼。乡人王福三为人正直果敢，原在南海平地乡药店当店员，从南海回来，目击本乡土豪劣绅，操纵公尝田产，鱼肉百姓，忿然不平，便向乡中父老倡议建立自治会，清算公尝帐目，得到群众赞同。旋即建立“九湖乡自治会”。群众公推王福三、王礼芬、王德昭等为委员，同时，筹建“九湖乡自卫农团”，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自治会的主旨是处理乡中大小事情，监督公款的收支，调解纠纷。这样一来，农民有事都找自治会解决，不必再花钱去乞求地主豪绅和政府。自治会的成立，虽然是属于自发性，但为后来农民协会孕育出雏型。

一九二三年初，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领导人阮

啸仙，为了团结社会青年，开展农运工作来到花县的九湖、元田、莲塘等乡做宣传发动。在阮啸仙同志的启发下，王福三逐步懂得革命的道理，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一九二三年（一说一九二二年），榨油工人出身而在广州工作的侯桂平（花县布岗人）由黄寒尽、张瑞成（一说由刘尔嵩）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接着担任广东省油业工会会计主任。他随即介绍其亲戚陈道周（花县仙阁乡陈庄人，初在南海五眼桥中药店当杂工，后任小学教师）到广州参加了由中共广东支部举办的平民教育学校——建国宣传学校（一说为宣传员养成所），陈道周在学习期间，认识了谭植棠、谭平山等共产党员。后来，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两人是花县较早的共产党员。侯桂平、陈道周都非常关心家乡的农民问题，每从广州回来，都向农民宣传革命的道理，广泛地与当地的知识青年接触，又成为革命种子的传播者。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国民党中央也成立农民部，指导农民革命工作。中共广东党组织抓住这一时机，派出党员到各县从事农民运动。五月，陈道周又以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回花县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工作。

陈道周回到花县后，以教师作掩护，立即发动刘伯强、卢季循、江汉如、江冲、欧阳端等分头深入农村，开展工作。后又串连王福三、侯风墀、严湛芬、王岳峰、卢克文、梁伯舆、邝家驹、王镜湖等，选择较贫困的宝珠岗、元田、九湖、豸边、仙阁、陈庄等村庄进行宣传，介绍海陆丰、广

宁等地的农民运动情况。同时，利用两龙、象山两墟的圩日，公开宣传、揭发地主豪绅勾结贪官污吏剥削农民的罪行，号召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又于宝珠岗、元田、多边、九湖、杨村等小学校里，设立小型图书馆，将《人民周刊》、《响导周报》、《新青年》、《新学生》等进步刊物和有关海陆丰、广宁等农会的一些宣传资料公开陈设让群众阅览，并通过办识字班、讲读报刊等形式，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

陈道周同志在宣传发动农民的同时，并注意发展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吸收了王福三、刘伯强、侯凤墀、严湛芬等为党员和发展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年（一九二四年），成立花县党支部，陈道周被选为支部书记。①

二、建立农会、组织农军、开展斗争

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发动，广大农民迫切要求组织起来解放自己。九湖乡在王福三的领导下，又有自治会作基础，于一九二四年四月，首先成立农民协会（以下简称农会）。接着元田、宝珠岗的农会也相继成立。农会的成立，与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他们指使流氓暴徒向农会办事处、肆行谩骂，侮辱备至，甚至有发生捣毁的事件。农会干部由于经验缺乏，不能应付事变，于是报请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员指导。一九二四年六月中旬，中央农民部派出该部秘书彭湃同志和顾问弗兰克（德国人）前来花县指导工作②。花县农民运动又有新的发展。以后一区的庆隆庄、黄麻埗、杨村、仙阁、陈庄，二区的曹家埗、龙田庄、岭屈、大东埗、大成庄、上古岭（即联安）、黄秀塘、黄竹湖、洛塘埗、朱坎

湖，三区的火烧埭、广岭、莲塘、公益、石陂、横潭、四区的石岗头、罗洞等乡村，象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出现了农会组织。有些村庄人少，便并入邻村。花县农民运动，便象燎原之火，向全县范围蔓延开来。

饱受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一经组织起来，便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他们首先取消保甲长，把乡村政权掌握起来；随即收回村内公有财产管理权，实行二五减租，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科派；收回村内公有枪械，组织农民自卫军；并在农会范围内进行调整耕地，以解决无地或少地的困难户。经过一系列的组织建设，加强了农民内部的团结，改善和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并初步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

由于运动日益发展，斗争越来越复杂，当时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干部工作水平远远落后于形势，跟不上工作的需要。一九二四年七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彭湃同志的主持下开办。花县党组织及时选派了王镜湖、侯凤墀、侯静山、王振柔（即王果强）等参加了第一届学习。这时候侯桂平同志也在农讲所工作。嗣后二至五届都继续派员学习，作为农运干部的培养。

为了适应运动的发展，全县能统一行动，陈道周、王福三等旋即在天和圩设立花县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九日，花县农民协会在九湖显承堂（王氏大宗祠）正式宣告成立。在花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公推王福三、江汉如、侯立池、黄毅雄、陈炳辉、刘伯强、欧阳端、陈道周等为执行委员，并选王三福为副执行委员长（正执行委员长暂缺）兼任第二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

在县农会成立的当天，所有参加大会的农会会员，都穿

着节日的盛装，胸前佩戴铜质圆形红底中有银色犁图形的会员证章，高举红底中有银色犁图形的农会会旗（俗称犁头旗）各村农军都全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涌向九湖显承堂。这天会场布置得肃穆辉煌。会场入口大门贴着阮啸仙同志撰写的“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艰苦奋斗，是我辈精神”的对联。会场正中和左右两侧，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孙中山先生等画像。全场四周，悬挂着大小不一的由各县农会、广州市各工会送来的画屏。会场内外，贴满“农民团结起来”、“工农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工农联盟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国际共产主义万岁”等标语。整个会场内外万头攒动，《国际歌》的歌声，响彻云霄。

大会通过二五减租，取消佃耕批头金，取消田信鸡及送租苛例，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摊派，一切权力属于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决议，并制订《会员须知》，作为会员行动纲领。内容如下：

服从农会命令，遵守农会纪律；

按章缴纳会费，拥护多数决议。

凡属本会会员，务须亲爱团结，

不分地方界限，不分姓氏差别，

不得借会营私，私斗尤须禁绝。

万众一心向前，打倒贪污豪劣。

帝国主义军阀，专吸农民膏血。

工农联盟奋斗，敌人完全消灭。

会后，全体人员列队示威游行，环绕九湖、元田、天和

圩一周。

花县农会运动，从1923年秋开始，到1924年10月，仅一年多时间，就组织了乡村农会几十个，参加农会的达一万三千多户，组成农民自卫军八百多人，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向前发展。

在花县农民运动兴起之际，中共广东区委一直是非常重视，不断派有主要干部到花县来指导工作，先后派有阮啸仙、彭湃、黄学增、何友述、苏南、韦启瑞、罗绮园、关元斌、韦键、陈汉元等同志，特别是阮啸仙、彭湃、黄学增、何友述等同志来花县工作次数较多，逗留时间较长，指导帮助花县农民运动贡献尤多。

三、保卫农会，抗击团匪的进攻

农会组织日益壮大，到处实行二五减租，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摊派，严重打击和震撼了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因而地主阶级当权派，对农会切齿痛恨，想方设法进行破坏农会。1924年8、9月间，他们暗中勾结起来，在平山圩均和书院（即现在县立第一中学校址）非法组织“花县田主维持会”（简称地主会）。同时，在国民党右派伍观洪的支持下，成立了“花县民团总局”，以反动封建头子江侠庵（龙口人，前清生员，曾任花县、海丰等县县长，为陈炯明、马育航等的业师）为地主会会长兼民团总局长，刘寿朋、江耀中、江莘南（均是前清生员，平山、洛场大地主）、黄鉴纯（杨村大地主兼工商业资本家）等分任副会长和副局长，刘台、江季瞻、卢永隆（均平山匪霸）、张九（又叫张湾九、李溪匪霸）、王阜（混名短度阜，高溪匪霸）、江锦棠

(混名利记棠，象山匪霸)、江朗、谭应(仙阁匪霸)分任民团中小队长等职，而在乡的反动官僚地主江起鹏(洛场人，曾留学美国砵仑大学，前清钦赐工科举人，历任广东陆军小学教官、广东省参议等职)则为之奔走拼凑。当时的花县县长汪崧、李思轅更明目张胆，为地主会、民团总局撑腰。一时群魔麇集，张牙舞爪，平山均和书院便成为花县封建势力与农会对抗的大本营。

反动的地主会和民团总局一成立，便开始反抗农会发动的二五减租，并收回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的耕地，悬赏重金暗杀农会干部(每名花红白银五百元)，迫使各乡村自有五亩耕地以上的人，一律要加入地主会，承担各项派款。规定凡入地主会的，不得与农会人员来往，出嫁女的丈夫如加入农会，也不许回娘家。他们公开漫骂农会为农匪，到处煽风点火，胡说“农会是非法组织”，“农会比三合会更坏”、“农民想吃天鹅肉”、“农会主张共产共妻”等等，还编歌谣，四处散播，说什么“割大猪，拆大箩，煲茶仔，握石头，执田螺，煲莲藕，捻出九湖大脓头”(“大猪”借指大珠村农会，“大箩”借指罗洞村农会，“茶仔”借指公益茶园农会，“石头”借指石岗头农会，“田螺”借指田螺湖农会，“莲藕”借指莲塘农会，“大脓头”借指九湖县农民协会)妄图损伤农会的声誉，同时，唆使团丁四处抢劫农会会员的财物等等。

但是，不管地主如何疯狂，都吓不倒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更多的农民团结在农会周围，坚决执行二五减租及农会各项决议。各村农会会员佃耕地主土地，地主如不减租，就索性不交租。为了回击敌人的挑衅，并激发广大农民

的斗志，农会也提出了“打倒平山大地主，唔忧无米煮；打倒洛场地主楼，唔忧无地求”（“求”意为住宿）的顺口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用以打击地主的嚣张气焰。

正当花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广州的大办买陈廉伯和地主兼资本家陈恭受在广州组织反革命武装商团军，发动武装叛乱，企图颠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花县的地主豪绅江耀中、刘寿朋、卢永隆等以地主会、民团总局为核心，也组织花县商团，互为呼应，并在平山均和书院秘密召集花县和番禺两县的商团骨干，商议占领花县，并策划在粤汉铁路军田至新街段破坏铁路，阻止孙中山的北伐军回师广州平息商团叛乱。花县农会王福三等获悉敌人这一阴谋后，立即飞报广州革命政府，并在花县各地张贴传单，揭发和声讨江侠庵等勾结反动商团进行叛乱的罪恶阴谋。一面抽调部分农军进驻军田至新街一带巡逻警戒，以确保粤汉铁路正常通车；另一方面派员通知花县县长，要求派队伍驰往平山缉捕江耀中、刘寿朋、卢永隆等，下令解散地主会。由于花县农会领导人王福三的“机警善战”，“先发制人”，花县反动地主的阴谋终于不得逞，使驻韶的北伐军得到及时回师广州“消弭危局”。

从此，花县地主会的地主豪绅，对农会更恨之入骨，积极筹划，要用武力摧毁农会，扬言要杀掉王福三，悬赏花红银九百元购杀王福三的人头。1924年10月下旬，地主会江侠庵、刘寿朋指使匪霸江锦棠、张九、卢永隆等率领团匪五百人突然向花县农会所在地九湖发起围攻，企图一举捕杀王福三。当时九湖农军只有六十多人，枪弹缺乏，被敌人攻进了县农会，县农会内的用具、文件，全被烧毁。王福三在农民

群众的掩护下，机智地逃脱了敌人的围捕。

这一次事变，教育了农会干部。他们认识到只有扩大农民武装，才能巩固农会组织，保护农民的利益。于是王福三立即召开县农会执委会议，研究斗争策略，决定在九湖接收和清理村里的“猪屎会”，用“猪屎会”收入的钱来购买武器，加强农军的装备，以对抗反动地主武装的进攻；同时，决定把县农会暂时迁到鱼笥庄（又称凤岐庄）去，继续开展正常工作。同年12月，彭湃同志总结了花县以及广宁农会遭到地主武装进攻的教训，写信给中共两广区委农委指出：

“广宁、花县及其他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证明：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③这一论断，指明了农民运动必须走武装的道路的重要性。

但在商议接收猪屎会，添置武器的过程中，九湖恶霸王障东、王俊民等以猪屎会是他们的“财源”，便千方百计煽动落后群众起来反对，并唆使县农会管理财务的王锦椒（凤岭人，其它资料为黄锦焦（昭）——编者）出面反对。王福三觉察到情况复杂，立即派员侦查王锦椒的行踪。后查明王锦椒原是平山地主集团掌握的“联扩约”的成员，混入农会内部，为地主集团在九湖的代理人。为了教育王锦椒、使他分清是非，争取他站到农会方面来，1925年1月18日，王福三和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黄学增、何友逖到凤岭约请王锦椒到县农会座谈解决。此事被王障东等发觉，急派人与平山地主会秘密联系。当王福三等行至庙岭坳时，王障东即鸣锣告警，诬说是土匪掳人，引来大队团匪半路拦截。当时平山江季瞻、象山江锦棠、李溪张九分别率领团匪约共四、五百

人，从东、南、西三方包围过来，以猛烈的火力向王福三等射击。元田农军听到锣声后，意识到事情重要，火速集队赶到，即与象山团匪（江锦棠率领的）接火。这时王锦椒乘机逃跑了。县农会本部的农军闻讯，也由中队长王世根率队奔来截击张九率领的李溪团匪。然而，团匪早有预谋，突然分遣部分团匪转向围攻鱼笥庄县农会。县农军只好折回保卫县农会。战斗从上午八时至下午四时许，农军越战越勇，杀伤不少团匪。王福三等目睹来犯的团匪人数倍于农军，而且不断有所增援。不宜胶着硬拼，遂决定由黄学增、何友逖率领农军向元田撤退，王福三带领十多名农军在后作掩护。团匪依仗人多势众，尾追不舍。王福三只好率队且战且退。当退至九湖横枝沥的灰砂山时，王福三不幸中弹，身负重伤，还坚持战斗，最后壮烈牺牲。后团匪蜂拥窜至元田，将该村洗劫一空，并放火烧毁瓦窑及农会会员的房屋十余间，随后，又折返鱼笥庄，再攻县农会。王世根、王礼芬等农会干部率队奋勇抗击。时已近黄昏，团匪有二名被击毙，敌人才撤走。

王福三同志牺牲后，县农会向地主会提出要赔偿抚恤，而地主会反说农军打死他们两人，也提出要赔偿抚恤，争持不下。1925年2月上旬，地主会又指使李溪匪霸张九带领团匪百余名，以联护约联合其他约长的名义，气势汹汹前来威迫要赔偿。县农会当即坚决拒绝。张九就指挥团匪向县农会进攻。县农会的九湖农军早有防备，一部分埋伏村外山头要隘；一部分把守村内两座高楼，居高临下，与团匪作战，激战三小时之久，敌人始终无法攻入，且有一匪徒被击毙。受伤的亦不少。张九只得带队灰溜溜地撤走。